



永久的女性

葉靈鳳著

上海大光書局印行

題記

一九三五年的秋天，應了那時新創刊的小晨報之約，我寫下了這部「永久的女性。」這是我第三次爲每天出版的日報寫連載小說，而且也是最長的一部。以前在時事新報所載的兩部都祇有六七萬字，這回却差不多有十四萬字，連載了四個多月。這小說結束不久，小晨報也就停刊了。

寫這小說時，我正搬到上海市外不久。那時的我，不僅在思想上很苦悶，就是生活上也空虛，不能安心讀書，更不能安心執筆。這小說的寫成，與其說是我的努力，不如說是我運用這機遇收拾我疏散的心情而已。因了住在市外，這小說的背景便也利用附近的區域；理想中的主人公的住處，那竹林深處的一座瓦屋，便是我散步時所常見到的地方。久住鬧市的我，新來到這郊外，當時的心情雖極不安靜，但週遭的景色仍給我很深的印象。

這小說的整個故事，是用上海頗知名的一個洋畫社作對象。洋畫社的社員大都是我的朋友。但這是我的一個祕密，我從不曾對他們談起過。當然，他們中間並沒有秦楓谷，張晞天，更沒有朱嫻，也沒有類似這樣的故事，但我却採用了他們對於藝術努力的精神作我理想的對象，從這上面建築我想像的樓閣。

這小說整個是一位畫家和他的一幅畫的故事。我想描寫的是藝術與人性的爭鬥，藝術家爲了愛護他的創作而犧牲他的幸福；這是一種頗熟悉的典型，但這也是一幕永久的悲劇。全書的骨幹，那一幅「永久的女性」畫像，明達的讀者當能看出，那是受了文藝復興大師達文西的那幅「莫娜麗沙」的影響。

我自己從來不喜歡自己所寫下的這類小說，因此幾乎漠然沒有好惡之感。以上所寫，不過將這小說寫作的經過，提供給有興趣的讀者而已。

這小說發表時，每天會由丁聰先生作插繪，這回却因了印刷關係，祇得割愛，另煩他畫了一張封面。

一九三六年六月，作者記。

一 秋之豐富

從寶山路開往市政府的公共汽車，在開林公司門口停下的時候，從車上走下了一個身材碩長，膚色黢黑的南國風度的青年，在一根電桿木下擺着水菓攤的張金發，望着向自己面前走過來的這個青年，笑着招呼道：

『秦先生，從上海回來嗎？』

『是的，到法租界去的，張老闆，今天生意好嗎？』

『還不過是這樣，現在的生意真難做，連學生都捨不得買水菓了。你先生今天可要點帶什麼回去？』

說着，用手指着自己的面前。

在他面前小小的攤上，有着薑黃色的帶着刺鼻的熱帶味的香蕉，淡淡的茶綠色的雅梨，泛着寶藍的紫色的無花果，集合了嬌豔的玫瑰紅和雅淡的粉綠的蘋果。這一切，在具有敏銳的色感的青年畫家秦楓谷的眼中，是一幅自然的靜物圖案。與其說由於食慾上的引誘，還不如說是視覺上的刺激，他笑着說：

『好的，張老闆，給我選四毛錢的罷，每樣一點。怎樣，柿子還沒有上市嗎？』

『還要再等幾天哩！』

在他的想像，對於眼前這幾種色調和平的水菓，覺得如果再加上幾枚強烈的朱紅色的柿子作對照，將是一幅極好的能代表這新秋情趣的靜物，他想到十七世紀佛蘭德斯畫家約丹斯那幅『秋之豐富』的名作，在原野的高坡上，一羣康健的農家男女，肩着豐富的秋收的菓物，正在愉快笑語着。

他抬起頭來向四面望了一眼。

晴朗的新秋的午後，在這將近五點鐘的時刻，太陽還明亮的曬在他的四週，從散在路旁的

疎落的幾座建築物上所反映的陽光，正和他心中想像的畫面上愉快而靜寂的空氣彷彿是澄碧的，路旁雨後新漲的溪水中，正映着緩緩流過去的雲影。

他覺得自己的心境更沉靜了。

——是的，這樣好的天氣，我該利用這機會多畫幾幅畫，不過，剛才在霞飛路所見的那個女性，如果面部再狹長一點，眉毛再揚起一點，倒像我想像中的那種典型。

離開了水菓攤，從路旁的小路上，沿着一座桑林走去的時候，他不覺在自己的心中，又畫了一遍那幅設想已久的畫像。

二 憂鬱的雲影

穿過了桑園，在一叢蒼翠的竹林掩護下，一座青灰色的瓦房，像隱士一樣，劃破了新秋明朗的天空，露着他寂靜的姿態。

永久的女性

這小小的離隔了都市塵囂的半舊的建築，便是青年畫家秦楓谷的家，便是他的畫室。

他捧着剛才買的一包水菓，踏着碎石鋪成的小徑，那一幅在他心中設想已久的畫像，正像這些成熟了的秋天的菓實一樣，在他心中渴望着有一隻手來採摘。

——幾時才可以找到那樣的一個對象，幾時才可以完成那畫幅像呢？難道世上真的沒有我的想像中的女性嗎？

白雲在他的頭上流着，愉快的太陽曬在他的身上，他感覺着自己的心中充滿了與大自然協調的熱情。

想着這一切，他向了隱藏在竹林裏的自己的家走去。

「秦先生，回來了嗎？」

突然有人這樣的喊，他抬頭一看，從另一條小徑上向他迎面走來的，正是他的房東太太。

「回來了，孫太太出去嗎？」

「去打一個電話，秦先生，羅小姐早就來了，等你等了好久哩！」

一陣濃重的雲影拂過秦楓谷的臉上，他的臉色看來好像陰暗了。

『謝謝你，孫太太。』

雖然這樣回答的時候，心裏却照例止不住的這樣想了：

——如果羅雪茵對於藝術能有一點深刻的了解，像貌能秀逸一點，不是生着那樣一張庸俗的圓臉的話，以她對於我的熱情，我的畫像早就實現了，又何必這樣大海撈針一樣的追尋對像呢？

一聲輕微的嘆息，抹在秦楓谷臉上的正不是偶然飛過的雲影，而是一種無名的憂鬱了。

他早知道雪茵今天要來的，不是爲了她，他也不會在這樣早的時候，就從朋友家裏那種濃重的藝術空氣中溜回來了。

對於這位女性，他始終是在藝術和人性的領域中掙扎着。

三 紅蘋菓

秦楓谷所住的房子，這隱在竹林裏的寂靜的家，是一所有小小的院子合抱着的江南風味的建築。沒有樓，圍着口字形的天井，是三開間帶着東西廂房的高爽的平房。這東面的廂房，連着後面的套房，便是他的家。他將後房當作臥室，而將爽亮的廂房當作了畫室。那和平而靜謐的從四扇玻璃窗裏透進來的光線，襯着牆上的反光，是儘夠他作畫的了。

對面的餘屋，住着他的房東孫先生和太太。這位和朋友合夥開了一家印刷所的孫先生，帶着六十幾歲的母親和兩個孩子，平素是住在上海的時候居多。爲了經濟，爲了破除寂寞，才將一半的房屋租給了由朋友介紹而來的秦楓谷。

踏進了這寂靜的家門，穿過天井，對了東面廂房的玻璃窗裏，秦楓谷稔熟的望了一眼，看見一個不會引起他的興趣的平凡的背影，正靠在椅子上看書，他知道雪茵果然來了。

聽見了腳步聲，她回過臉來，是一張圓圓的帶着通俗趣味的臉，一張在商人的眼中認為是討人歡喜，在藝術家的眼中却認為是庸俗的臉，灣灣的眉毛，平整的鼻子，小巧的嘴，一切的地位都排列得很適當，但是卻缺少了崇高的感覺和吸引人的魅力。

『楓谷，回來了嗎？』

看見秦楓谷走了進來，她站起身來這樣說了。

『是的，對不起你。你來了好久嗎？』

『因為到復旦去找一位同鄉沒有找到，所以來得早了——怎樣，買了些甚麼？』

『哦哦，下公共汽車時買的一點水果，我想畫靜物寫生的。也能先吃了再說。』

他將捧着的水果放在靠牆的一張小小圓桌上，揀了一隻青色的蘋果遞給她。

『我不要，我喜歡吃紅的，沙的。』

楓谷不開口，另揀了一隻紅的遞給她，自己却將那隻青蘋果，用手揩了一揩，很貪婪的送到了嘴裏，

這一切，他做得都很自然，並沒有什麼不滿意的表示，但是從他的這些動作中却看不出鼓舞生命的力和人生的熱情，祇有使人微微感到的一種內心的寂寞。

四 寂寞的笑

秦楓谷和羅雪茵的認識已經有一年以上的歷史。在去年的初夏，這位在體育學校讀書的四川女子，偶然在游泳池裏遇見了秦楓谷，看見生長在南國水鄉的他，修偉而康健的身體在池水裏正像魚一般的活潑，不覺傾倒了起來，更由朋友的介紹，知道他是畫家，於是由游水的教授很快的就成了熟悉的朋友。在羅雪茵的眼中，除了覺得秦楓谷漂亮以外，也許將畫家的意義誤解成了攝影家，以為既認識了畫家，也許有一天能請他畫一幅漂亮的肖像，當作照片一樣的在圖畫雜誌上發表一下。於是由於這種種的潛意識，羅雪茵從開始就有意和秦楓谷接近了。

秦楓谷是一個有着藝術家的修養，而又有人情修養的人。他不會輕易的和一個人去接近，

也不會孤僻的拒絕旁人的接近。所以，在羅雪茵認識的當初，雖然覺得她不過是一個僅及於水準的女性，而且又是將籃球和排球代替了自己的畫筆的人，與自己的趣味太不相投，但是爲了豪爽的天性，所以從來不會想向她逃避，不過早已感到這決不是他理想中的女性，決不是能了解藝術，了解他的女性。

說到藝術，羅雪茵不僅不能了解，而且根本沒有一點基本的認識，趣味更說不上了，譬如說，一隻蘋果的事，羅雪茵決不會領悟到一隻青蘋果脆爽的滋味，是超過沙軟的紅蘋果的。

但對於這一切，秦楓谷從來不肯在口頭向她表示過，祇是暗暗的在自己心裏感到寂寞而已。

也許是因爲這種原故，間接的使羅雪茵爲自己造成了許多早熟的幻想。

「你今天到那裏去的？」

仔細的削着蘋果皮，羅雪茵這樣低了頭問。

「到張曉天他們那裏去的。」

『沒有看見他們嗎？』

『他們都在家，我因為想到你要來，所以先走了。他們都在討論秋季展覽會的事。』

『說來你又要好笑，真的，我真不懂你們畫的，為什麼沒有一張我愛看的，不是歪歪倒倒，就是奇形怪狀的。』

楓谷笑了一笑。羅雪茵的蘋果皮還沒有削完，他的一隻帶皮的青蘋果却已經快吃完了。

五 獨立秋展

提到繪畫，楓谷又想到下午在張晞天家裏所談的，籌備舉行秋季繪畫展覽會的事。

他們這幾位青年畫家所組織的獨立美術社，這年秋季照例要舉行一次展覽會的。中心份子之一的秦楓谷，決意要畫幾幅滿意的製作去出品。今天下午所談，便是各人怎樣在這狐鬼橫行的藝壇上，拿出幾張真正的嚴肅的藝術作品，去矯正被矇蔽了許久的觀衆的耳目。

秦楓谷所想的，自然是他那幅設想已久，始終未落筆的畫像。

這是他的一個理想：他要畫一幅少女的畫像，是一幅胸像，單純的沒有背景，古典的構圖，但是却用現代的技法和色調，一個樸素的少女的像。從這少女的顏上，他要表出女性不滅的純潔、尊嚴和美麗，以及孕蓄着的母性的愛。

作為這樣一幅畫像的對象，能代表女性在人性和人性中僅有的優點的，秦楓谷知道決不是一般的小登少女所能勝任，而必需在性格和顏面上，另天的具有他理想的條件不可。

他要一個修長的身材，有圓味的胸膛，聖母型的長形的臉，有着下垂睫毛的習慣，於美麗之中帶着端莊，沒有一點輕佻的氣習。

而在這一切之後必須還要有一個美麗的靈魂，一種不滅的熱情。

條件太苛刻了。從那裏去找這樣一位女性來作對象呢？於是秦楓谷的心中，這幅畫像已經像果子一樣到了迸裂期的成熟，但是同時却又感到一種無從發洩的苦悶。

他又想到羅雪茵了。正在吃蘋果的雪茵決不會想到秦楓谷從她身上所感到的寂寞。她高

興的笑著：

「昨天家裏來信了，說是錢已經匯來了。我想去做一件秋大衣，你說什麼顏色的好？」

「檸檬黃的。」

「我想做緞子的好嗎？」

「不好。最好做毛織的。秋天的衣料是不該光滑華麗，而是應該有輕軟溫暖的感覺的。」

「衣服是穿的，是給人看的，又不要用手去摸，何必顧到牠的感覺？」

「那麼，做緞子的也好。」

幾縷陽光從牆頭上斜射了進來。秦楓谷這樣回答的時候，望了帶着黃色的近晚的陽光，不覺感到一點薄薄的新涼。

六 苦悶

秦楓谷是一個極忠心於自己藝術的青年畫家，今年才二十六歲。在香港從一個外國人的繪畫研究會裏學了幾年的基本素描，便東渡到日本去專攻自己心愛的油畫，兩年前歸國了，不回到自己的家鄉廣東去，却在上海住了下來，和幾個朋友組織起獨立美術社，專心於自己藝術的深造。拒絕了幾個美術學校的聘請，而用商業美術來維持自己的生活。

他現在是上海百貨公司的櫥窗陳設指導，每星期祇有兩晚的工作，餘下的時間使用在自己的繪畫上。不愁生活的壓迫，不曾受人教育生活的旋渦，實在是一個理想的藝人。

生就的一個修長而健康的體格，英挺的像貌，再加上南國的熱情和豪爽，秦楓谷實在是一副現代典型的漂亮青年。雖然在學生時代已經有過幾次不曾結束的羅曼斯，在東京的時候也曾被幾個女性追逐過，但是因為自己對於藝術的熱忱超過了對於女性的愛，在戀愛與藝術不

能並立的時候，總是毫不躊躇的拋開了戀愛，所以始終不會有過正式的情人，祇是不時處於被動的地位，被一兩個熱情的女性追逐着而已。

目前的釋雪茵便是處於這樣地位的一個。秦楓谷不會堅決的拒絕她的進攻，實在不過是保持着一種男性的禮貌罷了。

但是他並不是一個冷酷無情的人。燃在他內心如火的熱情，他已經完全寄托在自己的繪畫上了。

一年以來，爲了自己理想中的那幅畫像，爲了要尋找一位適合於自己條件的女性，秦楓谷差不多已經陷入一種空想的單戀的苦悶。走在路上，坐在車中，偶然踏入一個公共的場所，他總要仔細的尋找，仔細的注意每個少女的臉，每個少女的身材，將她們和自己的理想較最一下，期望能發現一位適合於自己條件的人。

不用說，他始終是失望的，沒有一個曾經完全的夠上他的條件。

這就是他的苦悶，他的寂寞。他的繪畫上的對象，就是他靈魂的對象。他的畫不會實現，他的